廬陵文鈔/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一　祭文、行狀 ◄

廬陵文鈔
卷三十二　頌、賦、雜著

►

卷三十二 • 頌、賦、雜著

會聖宮頌

臣伏見國家采《漢書》原廟之制，作宮於永安，以備園寢。欲以盛陵邑之充奉，昭祖宗之光靈，以耀示於千萬世，其盛德也。臣永惟古先王者，將有受命之符，必先興業造功，警動覺悟於元元，然後有其位。而繼體守文之君，又從而顯明丕大，以纂修乎舊物。故其兢兢勤勤，不忘前人。是以根深而葉茂，德厚而流光，子子孫孫，承之無疆。

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，傳有大器，乾健而正，離繼而明。即位以來，於茲十年，勤邦儉家，以修太平。日朝東宮，示天下孝，親執籩豆，三見於郊。日星軌道，光明清潤，河不怒溢，東南而流。四夷承命，歡和以賓，奔走萬里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，文移發召之期，而犀珠、象牙、文馬、彀玉，旅於闕庭，納於廄府，如司馬令，無一後先。至德之及，上格於天，下極於地，中浹於人，而外冒於四表。昆蟲有命之物，無不仰戴神威聖功。效見如此。太祖創造基始，克成闕家，當天受命之功；太宗征服綏來，遂一海內，睿武英文之業；真宗禮樂文物，以隆天聲，升平告功之典；陛下夙夜虔共，嗣固鴻業，纂服守成之勤。基構累積，顯顯昌昌，益大而光，稱於三後之意，可謂至孝。

況春秋歲時，以禘以祫，則有廟祧之嚴；配天昭孝，以享以告，則有郊廟明堂之位；篆金刻石，則有史氏之官。歌功之詩，流於樂府；象德之舞，見於羽旄。惟是邦家之光，

祖宗之為，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，罔不宣著。陛下承先烈，昭孝思，所以奉之以嚴，罔不勤備，聖人之德謂無以加。而猶以為未也。

乃復因陵園，起宮室，以望神遊。土木之功，嚴而不華，地爽而潔，宇敞而邃，神靈杳冥，如來如宅，合於《禮經》孝子聲咳思親之義。愚以為宮且成，非天子自監享，則不能以來三後之靈。然郡國不見治道，太僕不先整駕，恬然未聞有司之詔，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？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？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，而至於薦見孝享，未之思耶？況是宮之制，夷山為平，外取客土，鍛石伐木，發兵胥靡，調旁近郡。如此數年，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，恐愚無以識上意。是宜不惜屬車之費，無諱數日之勞，沛然幸臨，因展陵墓，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，遂見守土之臣，采風俗以問高年，亦堯舜之事也。古者天子之出，必有采詩之官，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。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，謹采西人望幸意，作為頌詩，以獻闕下。詞曰：

巍峨穹崇，奠京之東，有山而崧。齋淪道源，彙流而淵，有洛之川。川靈山秀，回環左右，有高而阜。其阜何名？太祖、太宗，真宗之陵。惟陵之制，因山而起，隱隱隆隆。惟陵之氣，常王而喜，鬱鬱蔥蔥。帝懷穹旻，受命我宋，造初於屯。帝念先烈，用顧餘家，宣力以勤。赫赫三後，重基累構，既豐而茂。燕翼貽謀，是惟永圖，其傳在予。曰祖曰宗，有德有功，予實嗣之。克勤克紹，以孝以報，予敢不思？惟此園陵，先後之宅，既宅且安。後來遊止，弗宮弗室，神何以歡？乃相川原，乃得善地，地高惟丘。乃以荊灼，乃訊寶龜，龜告曰猷。帝命家臣，而職我事，而往惟寅。一毫一絲，給以縣官，無取於民。伐洛之薪，陶洛之土，瓦不病窳。柯我之斧，登我之山，木好且堅。家臣之來，役夫萬名，三年有成。宮成翼翼，在陵之側，須後來格。有門有宇，有廊有廡，有庭有序。殿兮耽耽，黼帷襜襜，天威可瞻。庭兮植植，鉤盾虎戟，容衛以飾。太祖維祖，太宗維弟，真宗維子。三聖嶷嶷，有以正位，於此而會。聖兮在天，風馬雲車，其來仙仙。聖會於此，靈威神馭，其宮肅然。聖既降矣，其誰格之，惟孝天子。聖降當享，其誰來薦，亦孝天子。孝既克祗，而來胡遲？其下臣修，作頌風之。

跋唐華陽頌

右《華陽頌》，唐玄宗詔附。玄宗尊號曰「聖文神武皇帝」，可謂盛矣。而其自稱曰「上清弟子」者，何其陋哉！

方其肆情奢淫，以極富貴之樂，蓋窮天下之力，不足以贍其欲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，

亦非其所可冀，矧其實無可得哉。甚矣，佛老之為世惑也！

佛之徒曰無生者，是畏死之論也；老之徒曰不死者，是貪生之說也。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，則棄萬事、絕人理而為之，然而終於無所得者，何哉？死生天地之常理，畏者不可以苟免，貪者不可以苟得也。惟積習之久者，成其邪妄之心。

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，妄意乎無生之可樂，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。老之徒有死者，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，彼解化矣，厚自誣而托之不可詰。或曰彼術未至，故死耳。前者苟以遂其非，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。

佛、老二者同出於貪，而所習則異，然由必棄萬事、絕人理而為之，其貪於彼者厚，則舍於此者果。若玄宗者，方溺於此，而又慕於彼，不勝其勞，是真可笑也。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。

秋聲賦

歐陽子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悚然而聽之，曰：「異哉！」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鏦鏦錚錚，金鐵皆鳴。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余謂童子：「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。」童子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」

余曰：「噫嘻，悲哉！此秋聲也。胡為乎來哉？蓋夫秋之為狀也，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氣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為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。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蔥蘢而可悅，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。其所以摧敗零落者，乃其一氣之餘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於時為陰；又兵象也，於行為金。是謂天地之義氣，常以肅殺而為心。天之於物，春生秋實。故其在樂也，商聲主西方之音，夷則為七月之律。商，傷也，物既老而悲傷；夷，戮也，物過盛而當殺。

「嗟乎！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。人為動物，惟物之靈，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黟然黑者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？念誰為之戕賊，亦何恨乎秋聲！」

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，如助余之歎息。

憎蒼蠅賦

蒼蠅，蒼蠅，吾嗟爾之為生！既無蜂蠆之毒尾，又無蚊虻之利嘴。幸不為人之畏，胡不為人之喜？

爾形至眇，爾欲易盈，杯盂殘瀝，砧幾餘腥，所希杪忽，過則難勝。苦何求而不足，乃終日而營營？逐氣尋香，無處不到，頃刻而集，誰相告報？其在物也雖微，其為害也至要。

若乃華榱廣廈，珍簟方床，炎風之燠，夏日之長，神昏氣蹙，流汗成漿，委四肢而莫舉，毛兩目其茫洋。惟高枕之一覺，冀煩之暫忘。念於爾何負，乃於吾而見殃？尋頭撲麵，入袖穿裳，或集眉端，或沿眼眶，目欲瞑而復驚，臂已痹而猶攘。於此之時，孔子何由見周公於仿佛，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？徒使蒼頭丫髻，巨扇揮颺，或頭垂而腕脫，每立寐而顛僵。此其為害者一也。

又如峻宇高堂，嘉賓上客，沽酒市脯，鋪筵設席。聊娛一日之餘閑，奈爾眾多之莫敵！或集器皿，或屯幾格。或醉醇酎，因之沒溺；或投熱羹，遂喪其魄。諒雖死而不悔，亦可戒夫貪得。尤忌赤頭，號為景跡，一有沾汙，人皆不食。奈何引類呼朋，搖頭鼓翼，聚散倏忽，往來絡繹。方其賓主獻酬，衣冠儼飾，使吾揮手頓足，改容失色。於此之時，王衍何暇於清談，賈誼堪為之太息！此其為害者二也。

又如醯醢之品，醬臡之制，及時月而收藏，謹瓶罌之固濟，乃眾力以攻鑽，極百端而窺覬。至於大胾肥牲，嘉肴美味，蓋藏稍露於罅隙，守者或時而假寐，才稍怠於防嚴，已輒遺其種類。莫不養息蕃滋，淋漓敗壞。使親朋卒至，索爾以無歡；臧獲懷憂，因之而得罪。此其為害者三也。

是皆大者，餘悉難名。嗚呼！《止棘》之詩，垂之六經，於此見詩人之博物，比興之為精。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，誠可嫉而可憎！

怪竹辯

謂竹為有知乎？不宜生於廡下；謂為無知乎？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。

其果有知乎？則有知莫如人。人者，萬物之最靈也，其不知於物者多矣。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，如駢拇、枝指、懸疣、附贅，皆莫知其所以然也。以人之靈，而不自知其一身，使竹雖有知，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。

竹果無知乎？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，所謂蓍龜者是也。自古以來，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，必問於蓍龜而取決，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，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。以枯草死骨之如此，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？遂以蓍龜之神智，而謂百物皆有智，則其他草木瓦石，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。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。

由是言之，謂竹為有知不可，謂為無知亦不可，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，然後可。萬物生於天地之間，其理不可以一概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？則蚓無心。謂凡動物皆有知乎？則水亦動物也。人獸生而有知，死則無知矣；蓍龜生而無知，死然後有知也。是皆不可窮詰。故聖人治其可知者，置其不可知者，是之謂大中之道。

雜說三首（並序）

夏六月，暑雨既止，歐陽子坐於樹間，仰見日月星辰行度，見星有殞者。夜既久，露下，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。其感於耳目者，有動乎其中，作《雜說》。

一

蚓食土而飲泉，其為生也，簡而易足。然仰其穴而鳴，若號若呼，若嘯若歌，其亦有所求邪？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？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？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？豈其時至氣作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？何其聒然而不止也！吾於是乎有感。

二

星殞於地，腥礦頑醜，化為惡石。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，精氣之聚爾。及其斃也，瓦礫之不若也。人之死，骨肉臭腐，螻蟻之食爾。其貴乎萬物者，亦精氣也。其精氣不奪於物，則蘊而為思慮，發而為事業，著而為文章，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，非如星之精氣，隨其斃而滅也，可不貴哉！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，死也臭腐而棄之。而惑者方曰：「足乎利欲，所以厚吾身。」吾於是乎有感。

三

天西行，日月五星皆東行。日一歲而一周。月疾於日，一月而一周。天又疾於月，一日而一周。星有遲有速，有逆有順。是四者，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，其動而不勞，運而不已，自古以來，未嘗一刻息也。是何為哉？夫四者，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。一刻而息，則四時不得其平，萬物不得其生，蓋其所任者重矣。人之有君子也，其任亦重矣。萬世之所治，萬物之所利，故曰「自強不息」，又曰「死而後已」者，其知所任矣。然則君子之學也，其可一日而息乎！吾於是乎有感。

論尹師魯墓誌

《志》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，皆知師魯文學、議論、才能。則文學之長，議論之高，材能之美，不言可知。又恐太略，故條析其事。再述於後。

述其文，則曰簡而有法。此一句，在孔子六經惟《春秋》可當之，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，故雖有法而不簡也。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，而世之無識者，不考文之輕重，但責言之多少，云師魯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。

既述其文，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。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，惟孔、孟也。既述其學，則又述其論議云：是是非非，務盡其道理，不苟止而妄隨。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。

既述其論議，則又述其材能，備言師魯歷貶，自兵興便在陝西，尤深知西事。未及施為而元昊臣，師魯得罪。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。

此三者，皆君子之極美，然在師魯猶為末事。其大節乃篤於仁義，窮達禍福，不愧古人。其事不可遍舉，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。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。臨死而語不及私，則平生忠義可知也，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。

既已具言其文、其學、其論議、其材能、其忠義，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，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。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，以如此事廢死。至於妻子如此困窮，所以深痛死者，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。

《春秋》之義，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，「子般卒」是也。詩人之意，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，「君子偕老」是也。不必號天叫屈，然後為師魯稱冤也。故於其銘文，但云「藏之深，固之密，石可朽，銘不滅」，意謂舉世無可告語，但深藏牢埋此銘，使其不朽，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。其語愈緩，其意愈切，詩人之義也。而世之無識者，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，不辯師魯以非罪。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，則必不犯法，況是仇人所告，故不必區區曲辯也。今止直言所坐，自然知非罪矣，添之無害，故勉徇議者添之。

若作古文自師魯始，則前有穆修、鄭條輩，及有大宋先達甚多，不敢斷自師魯始也。偶儷之文苟合於理，未必為非，故不是此而非彼也。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，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，可以互見，不必重出也。皇甫湜《韓文公墓志》、李翺《行狀》不必同，亦互見之也。

《志》云師魯喜論兵。論兵，儒者末事，言喜無害。喜非嬉戲之喜，喜者，好也，君子固有所好矣。孔子言回也好學，豈是薄顏回乎？後生小子，未經師友，苟恣所見，豈足聽哉！

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，便似孟郊詩；與樊宗師作誌，便似樊文。慕其如此，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，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。又思平生作文，惟師魯一見，展卷疾讀，五行俱下，便曉人深處。因謂死者有知，必受此文，所以慰吾亡友爾，豈恤小子輩哉！

記舊本韓文後

予少家漢東，漢東僻陋無學者，吾家又貧無藏書。州南有大姓李氏者，其子堯輔頗好學。予為兒童時，多遊其家，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，發而視之，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脫落顛倒無次序，因乞李氏以歸。讀之，見其言深厚而雄博，然予猶少，未能悉究其義，徒見其浩然無涯，若可愛。

是時天下學者楊、劉之作，號為時文，能者取科第，擅名聲，以誇榮當世，未嘗有道韓文者。予亦方舉進士，以禮部詩賦為事。年十有七試於州，為有司所黜。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，則喟然歎曰：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！因怪時人之不道，而顧己亦未暇學，徒時時獨念於予心，以謂方從進士幹祿以養親，苟得祿矣，當盡力於斯文，以償其素誌。

後七年，舉進士及第，官於洛陽。而尹師魯之徒皆在，遂相與作為古文。因出所藏《昌

黎集》而補綴之，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。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，而韓文遂行於世，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，學者非韓不學也，可謂盛矣。

嗚呼！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，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，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，亦其理有當然者。而孔、孟惶惶於一時，而師法於千萬世。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，而後大施於今，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，蓋其久而愈明，不可磨滅，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，其道當然也。

予之始得於韓也，當其沉沒棄廢之時，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，於是就而學之，則予之所為者，豈所以急名譽而幹勢利之用哉？亦誌乎久而已矣。故予之仕，於進不為喜、退不為懼者，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。

集本出於蜀，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，而脫繆尤多。凡三十年間，聞人有善本者，必求而改正之。其最後卷帙不足，今不復補者，重增其故也。予家藏書萬卷，獨《昌黎先生集》為舊物也。嗚呼！韓氏之文、之道，萬世所共尊，天下所共傳而有也。予於此本，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。

讀李翺文

予始讀翺《復性書》三篇，曰此《中庸》之義疏爾。智者性其性，當復中庸。愚者雖讀此，不曉也，不作可焉。又讀《與韓侍郎薦賢書》，以謂翺特窮時，憤世無薦己者，故丁寧如此，使其得志，亦未必然。以韓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，亦善論人者也。最後讀《幽懷賦》，然後置書而歎，歎已復讀，不自休。恨翺不生於今，不得與之交；又恨予不得生翺時，與翺上下具論也。

況乃翺一時人，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韓愈。愈嘗有賦矣，不過羨二鳥之光榮，歎一飽之無時爾。推是心使光榮而飽，則不復云矣。若翺獨不然，其賦曰：「眾囂囂而雜處兮，咸歎老而嗟卑。視予心之不然兮，慮行道之猶非。」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以為憂。嗚呼！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，為翺所憂之心，則唐之天下豈能亂與亡哉！

然翺幸不生今時，見今之事，則其憂又甚矣。奈何今之人不憂也？余行天下，見人多矣，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，又皆疏遠，與翺無異。其餘光榮而飽者，一聞憂世之言，不以為

狂人，則以為病癡。子不怒則笑之矣。嗚呼！在位而不肯自憂，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，可歎也夫！

書梅聖俞稿後

凡樂達天地之和，而與人之氣相接，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，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。五聲單出於金石，不能自和也，而工者和之。然抱其器，知其聲，節其廉肉而調起律呂，如此者工之善也。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：「彼簨者，虡者，堵而編、執而列者，何也？」彼必曰：「鞉鼓、鍾磬、絲管、干戚也。」又語其聲以問之曰：「彼清者、濁者，剛而奮、柔而曼衍者，或在郊、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，何也？」彼必曰：「八音五聲，六代之曲，上者歌而下者舞也。」其聲器名物，皆可以數而對也。然至乎動蕩血脈，流通精神，使人可以喜，可以悲，或歌或泣，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。問其何以感之者，則雖有善工，猶不知其所以然焉。蓋不可得而言也。

樂之道深矣！故工之善者，必得於心應於手，而不可述之言也。聽之善，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，不可得而言也。堯舜之時，夔得之，以和人神，舞百獸。三代春秋之際，師襄、師曠、州鳩之徒得之，為樂官，理國家，知興亡。周衰官失，樂器淪亡，散之河海。逾千百歲間，未聞有得之者。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，既不得泄於金石，疑其遂獨鍾於人。故其人之得者，雖不可和於樂，尚能歌之為詩。

古者登歌清廟，太師掌之；而諸侯之國，亦各有詩，以道其風土性情；至於投壺饗射，必使工歌以達其意，而為賓樂。蓋詩者，樂之苗裔歟？漢之蘇、李，魏之曹、劉，得其正始；宋、齊而下，得其浮淫流佚；唐之時，子昂、李、杜、沈、宋、王維之徒，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，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，而孟郊、賈島之徒，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。由是而下，得者時有而不純焉。

今聖俞亦得之！然其體長於本人情，狀風物，英華雅正，變態百出。哆兮其似春，淒兮其似秋。使人讀之可以喜，可以悲，陶暢酣適，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，斯固得深者邪！其感人之至，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？余嘗問詩於聖俞，其聲律之高下，文語之疵病，可以指而告余也；至其心之得者，不可以言而告也。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。

聖俞久在洛中，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；今將告歸，余因求其稿而寫之。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，如伯牙鼓琴，子期聽之，不相語而意相知也。余今得聖俞之稿，猶伯牙之琴弦

乎！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